

Issue No.6  
June 10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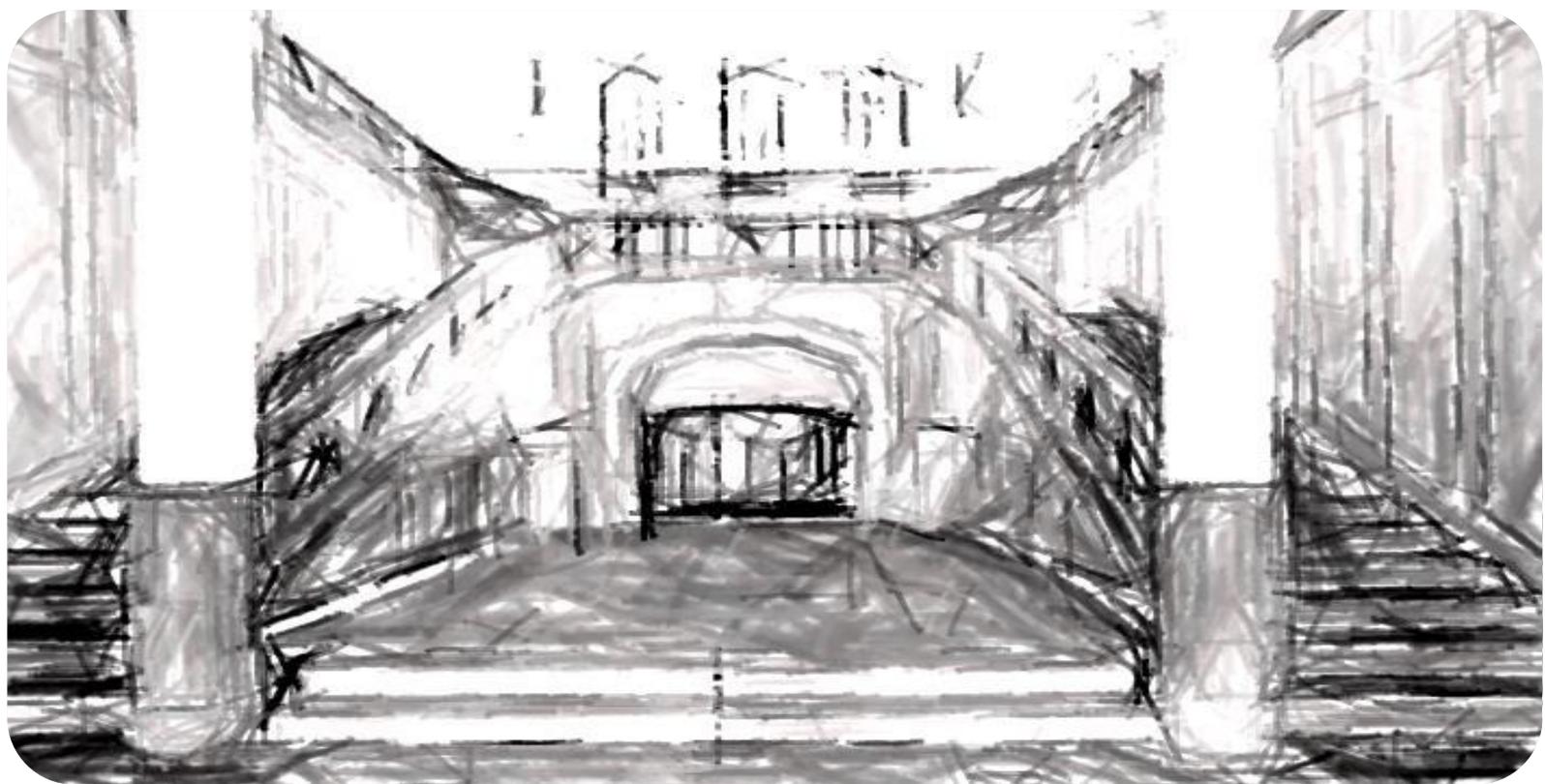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Project +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研究所  
第六期電子報

發行人 曾麗玲所長  
編輯顧問 吳雅鳳教授  
孟克禮教授 (Prof. Michael McGlynn)  
責任編輯 徐韻婷  
美術設計 陳以恩



Project+

臺大外文所電子報由學生自發編輯，為臺大外文所出版之官方電子刊物，於每年三、六、十、十二月十日發行，內容包含本所的活動報導、專題報導、書評分享，以及英美文學界的最新消息與發展。誠摯地邀請對臺大外文所與英美文學界的最新動態有興趣者，一同閱讀臺大外文所電子報！

## 目錄

### 評論錦集

- 日治臺灣電影收受初探：以《臺灣民報》為考察場域 / 鄧紹宏 4  
【=◊^◊=】：西洋電音、日本主義與文化雜種 / 江昱德 9

### 活動側寫

- Conference Reflection: Asian American Studies in East Asia / Yun-Ting Hsu 13  
臺灣愛爾蘭研究學會年會 / 陳以恩 17  
臺大外文所招生說明會 / 徐韻婷、陳以恩 20

# 評論錦集

日治臺灣電影收受初探：以《臺灣民報》  
為考察場域 / 鄧紹宏

【=◇^◇=】：西洋電音、日本主義與  
文化雜種 / 江昱德

鄧紹宏

當今對於臺灣日治時期電影活動的研究，主要集大成於三澤真美惠的兩本重要著作，分別為 2002 年出版、改寫自其博士論文的《殖民地下的「銀幕」：台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 年）》，以及較近期的《在「帝國」與「祖國」的夾縫間：日治時期台灣電影人的交涉與跨境》（2012）。兩本書中，前者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要材料，探討殖民政府的電影政策，從法規、統制、宣傳等層面，將電影外擴為一種具社會意義的論述來分析；後者則聚焦專業的電影人（其中動用專章談論的是劉吶鷗及何非光），將論述場域進一步拓展至上海、南京和重慶，探討幾位電影人游移於臺、日、中三地曖昧的身分交涉。另外的研究，則有很大一部分聚焦在臺灣文化協會專務理事蔡培火於 1925 年成立的美臺團，探討美臺團對本島基層農工進行文化宣導的巡迴映演事業，以及專業解說員「辯士」以臺語解說所扮演的居中角色。<sup>1</sup>

在現今遺留下來諸多零散的史料中，《臺灣民報》的創辦發端即有蔡培火等人的參與，該報與文協無論在啟迪民智抑或反映本土民意等意識型態上均相輔相成，故可以找到不少關於美臺團至各地巡迴的廣告、時程表和實地紀錄。不意外地，當美臺團及辯士們遭到不諳臺語的警察盤查、刁難時，報導者均是站在放映活動的立場，針對入侵的外來者進行批判。例如，在〈神崗庄的文化宣傳電影隊辯士也被命中止〉（1926.7.4）這篇報導中，不通臺語的警察被形容為「性極不謹慎」、「暴露警察界的不統一和失墜了威信」、「少所見而多所怪」、「青牛不識虎」，引起一般民眾的反感。文章最後，作者甚至指出了警察自知理虧而認錯是應該的，並呼籲應以此做為警察們日後的借鑑。《臺灣民報》的多數報導從二零年代知識份子的角度出發，一方面數落行政監督者，一方面標舉民意、強調文化的啟蒙作用，以今天的話來說，可謂是相當政治正確的。然而在實際操作的情形中，這群屬於社會中間層的菁英份子很快面臨到了如何「接地氣」的問題。這些受中國五四運動、日本大正民主、朝鮮三一運動、以及廣泛的西方現代性影響下的啟

---

<sup>1</sup> 美臺團的說明與分析可見於三澤真美惠《在「帝國」與「祖國」的夾縫間》第一章後半，以及洪國鈞（Guo-Juin Hong）《臺灣電影專書（2011）》的第一章。不過洪多是做介紹性的整理，引用的資料也均為二手史料。關於美臺團的巡映片目，可參考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1993）。從文化研究和後殖民角度討論辯士的研究，見邱貴芬〈台灣日治時期電影空間裡的文化翻譯〉（2015）。另外，關於以上的綜合歷史，當然不可錯過葉龍彥《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1998）。

蒙語彙，究竟能否「匡正」民間鄙陋的習俗與落後的知識狀態？而「大眾」在文協的分裂危機下再也難以定義——它究竟是屬於傳統庶民社會的、無產勞工階級的、甚或是新興的消費市場的？更根本地，吸引大眾所前來觀賞的，究竟是電影本身（美臺團播映的多半是進口的農工紀實片、自然生態、及戰爭紀錄），抑或是科技的新奇和辯士的娛樂性？這些都是從文化協會及美臺團的角度所觀察不出來的。

我自己的興趣主要受早期電影研究中的受眾研究（spectatorship）啟發。在這個領域中，研究者考掘視聽大眾收受影像的情況為何：究竟有哪些影像、影片在當時被放映，而得以在集體文化意識中流通；面對大環境體制的諸多阻撓，觀者又如何因應。說的稍為抽象一點，即是去思考這些影像的流通，如何有助於形成異質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讓感官上的經驗和各種刺激（而非身份政治上的再現論述）能共同協商出面對現代性或殖民體制等的應對方法。特別在日治時期，臺人基本上不被准許自行拍製電影，且技術相較於內地亦十分落後。因此臺人的電影活動本質上都是屬於「被動的集體觀看、消費」，而較少是個人創作或者電影理論的構思研究。<sup>2</sup> 然而這些集體被動的觀看群體是否也有較主動的面向？電影的放映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著一種超出「上對下」的互動模式？觀眾究竟看了哪些電影？帶著這些疑問和觀察，《臺灣民報》（以及日後改版的《臺灣新民報》）或許可以是一個探討的起點。只不過，如前所述，《臺灣民報》關於電影活動的報導主要均圍繞著美臺團，因此要進一步探察受眾反應，得要從少數得到報導、商業消費性質稍濃的同期中國片的觀賞邊緣出發。

根據 1928 年 5 月 13 日的報導〈中國影戲大盛況 蔣宋結婚的人氣〉，新竹座放映了一系列來自中國的影片。這場放映會是由民間生意人自行籌辦、並與上海的電影公司合股。放映的片目首先有蔣中正和宋美齡 1927 年的婚禮，接著是 1928 年上映的中國武俠劇情片《雙劍俠》，外加前一年以女俠人物為吸睛重點的《紅蝴蝶》（1927），這些片目連續放映三個晚上，吸引了近三千民眾。這樣的片目安排，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似乎也產生了進一步的國族認同效應。在觀賞蔣宋婚禮時，作者形容「觀眾的拍手喝采之聲、和結婚儀禮的全卷相終始、臺

---

<sup>2</sup> 當然，並不是真的沒有臺人自製的電影。三澤真美惠在《在「帝國」與「祖國」的夾縫間》書中提及：「以台灣人為中心，從演出、出資到導演、攝影一手包辦的公開上映劇情片僅有《誰之過》、《血痕》與後面提到的《望春風》」（108）。

灣人對於中國人物的敬慕、可謂熱烈極了」。而談及兩部武俠劇目，作者提及「牠能夠喚起觀眾的無我無中的心理狀態、也可以證明是最適合臺灣人的娛樂機關了」。<sup>3</sup> 這裡使用的「牠」似乎暗示了一個有生命的個體，其能夠突破臺灣民眾個別的藩籬，激起一種普遍的觀賞情狀，適合臺灣人以民族或族群為單位的集體欣賞。電影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啟迪民智、讓觀眾理性接受或認知到傳遞的訊息，不如說是聚集一股相互感染的媒介力量，透過情感的共振達成進一步的認同效力。而形塑這個力量的中介者恰好是中國（上海時期）武俠片裡的神怪超能力、飛越翻騰的身體，以及中國人盛大的喜慶儀式。

接著，同篇報導的作者提到，座中觀眾除了臨場的巡察員外，找不到半個內地人（日本人）。作者並轉述前來勘查的特務，該特務抱怨道：「因職務上不得不到戲園、可是糸（絲）毫不會湧出趣味、呆呆終宵、真是苦差」。聽到這番話，作者便展露出挖苦的嘲諷趣味，寫下這麼一段有意思的文字：「這話到（倒）覺老實的很、我們有時看內地人最喜歡看的舊劇如『忠臣藏』等、當真是乾燥無味、連點興會都沒有。足見民族心理不同、對於趣味娛樂自然不能一樣、同化政策之不可行」。蔣宋的中國式婚禮、中國式的武俠類型，在集體觀影的過程中激發了豐沛的認同情感，其效力偏離了殖民者的施政意圖，最終甚至上綱到作者對於國家政策的總體批判。有意思的是，根據該作者，此次放映會所募得的私人款項，將由籌畫者全數捐給當時方興未艾的高雄罷工團，轉化為另一種顛覆行為的實際作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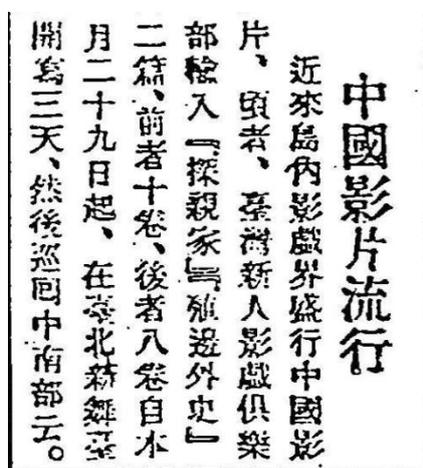
或許日本的臨檢認為臺人觀看的中國片激不起任何興味，但這個情況也並非絕對如此。根據另一篇報導〈桃園警課失態 干涉紅樓夢影戲 警察隊大舉入場〉（1928.6.3）的記錄，《紅樓夢》的巡演來到了桃園（同年稍早曾出現一則上海光艷影片公司的告示，說明《紅樓夢》小說即將「影戲化」，並來臺由北而南巡迴）。當地的警察「起了神經過敏」，遂隨手自路邊找了兩張高雄罷工團的宣傳單，汗巖《紅樓夢》巡演團動機不純，以播映之名、行勸誘罷工之實。有趣的是，當晚臨監官竟然率了二十七名警察前來放映現場，本以為是前來強行取締，後來警方

---

<sup>3</sup> 根據這個時間點（二零年代末）以及放映的片目推測，當初的臺灣觀眾應該也相當熟悉如今已佚失、曾風靡中國的「火燒片」系列電影。間接的紀錄，如在柳書琴（2004）的〈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台灣的讀書市場〉一文中，便提及電影小說《火燒紅蓮寺》在臺灣書市轉售通俗書籍以後在市面的通行。

才不好意思地解釋道：「今天因為久邇宮殿下本地通過的關係、別地方來助勤的巡察很多、久在鄉下勤務的、罕有看影戲的機會、所以今晚特別多數入場的、請你見諒吧！」警察起先霸道地無票入場，當業者抗議時，他們甚至願意付費，並也充當維護現場秩序的人員。這說明了由中國泊來的影戲，似乎也向日人展示了相當的奇觀，連原本前來「監視」群眾的警員，自己也為好奇心驅使，轉為現場的另一則奇觀，成為被眾人觀看的焦點之一。同樣藉由影片所媒介的，是觀看視線的階序翻轉，亦是超越了文化身分的關係重整。

由上觀察，這些來自中國的片目，可以成為臺灣人表述民族情懷的媒介，亦可能疏通、甚或翻轉民警的緊張關係。另一點個人的觀察是，在搜尋資料時，輸入「映画」或「活動写真」等日文稱呼電影的詞彙，搜尋結果並不如預期；輸入中國當時慣稱的「影戲」及後來通稱的「電影」方才能找到資料，不知是否也說明了電影在民間接受的認同偏向。而在當時描繪電影的常用語彙裡，時常把放映電影的動作稱為「映寫」或「開寫」，而電影的單位詞為「篇」，其中的段落稱為「卷」，這似乎向我們展示了當時臺人對於電影的迥異想像（如下廣告所示）。不同於日文慣稱的「活動寫真」，將電影與攝影連結在一起（西方也大致如此），臺人對於電影的媒介想像似乎看重其與書本、卷章的連結。在什麼程度上看電影會像讀書？有否可能和當時啟迪民智的文化論述相關？為何會有此現象，暫時找不到答案，希望日後可以繼續探究。<sup>4</sup>



《臺灣民報》1927.10.30

<sup>4</sup> 類似關於媒介意識混淆的觀察可見 Weihong Bao "A Panoramic Worldview: Probing the Visuality of *Dianshizhai huabao*" (2005)。根據 Bao 對晚清《點石齋畫報》的視覺考察，《點石齋畫報》一方面藉由將自身想像成是中國傳統的卷軸書畫，來提升自己的文化地位，其亦實際應用卷軸漸次開展的編裝形式，間接輔助了日後電影連續性、全景式的觀看行為。

以上這個簡單的初探告訴我，關於放映片目的考察、以及民眾與影片形成的互為主體模式，可以開展出許多有趣的討論。<sup>5</sup> 可想而知，日治時期臺灣觀眾所接觸的電影，絕對不只紀實片、新聞片、日片和中國片。在這方面，2015／2016年的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涵納大量的影像資料，提供了我們思考的可能依據。例如《日曜日》插入了《巴黎屋簷下》（*Sous les toits de Paris*, 1930）一片中由巴黎屋頂往下搖至底層居民表演的迷人片段，此舉看似只是單純對台、法同時期文藝作品的平行聯想。事實上，經過考察，1931年臺北電影聯盟（シネマリーグ）成立時，為會員舉行的第一次鑑賞會中放映的正是《巴黎屋簷下》。<sup>6</sup> 而該聯盟隨後創辦了日文版的《映画生活》雜誌，在五年間共出版了四十七輯。這套少有研究者觸及的史料，在《臺灣民報》和《臺灣日日新報》以外，提供了一個直接考察電影、影迷、影評文化，乃至三零年代殖民現代性及大眾文化等等和受眾相關的議題。我期待這些線索可以開啟日治臺灣電影的下一階段，超越美臺團、辯士和殖民地電影政策的受眾研究。

---

<sup>5</sup> 本文所無法觸及的，還包含對於唱片業的討論。例如，在 1932 年上海的《桃花泣血記》傳入之時，知名辯士詹天馬便為片子量身寫作了一套七字句的台語歌詞。機靈的古倫美亞唱片抓準先機，請當家歌手純純錄音出唱片。此曲先造成轟動，連帶帶起了影片，並且開啟台語流行曲於三零年代的盛世。紀錄片《跳舞時代》（2003）簡短地提及了這段電影、唱片、與大眾文化（摩登女性、自由戀愛等）共構的歷史。

<sup>6</sup> 相關紀錄包括〈新傾向のトーキー巴里の屋根の下の價值〉，《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1月11日，第3版；中山侑〈小劇場運動と臺灣〉，《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1月22日，第6版。

江昱德

在近年竄出頭的美少年 DJ 中，Porter Robinson 絕對稱得上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異數。堅持著現場混音而非單純的播放音樂，商業出道的 Porter Robinson 仍保持著個人鮮活的色彩，充滿生命力的音樂搭上精巧的視覺效果，對任何人——不論是不是電音愛好者——Robinson 的多媒體製作絕對是場令人難忘的感官盛宴。而 Porter Robinson 的代表符號【=◇^◇=】也成為電音界的眾多符碼之一。從這吉祥物般的顏文字即可見到他受日本文化影響的端倪。不，應該說是一望即識才對。

Robinson 同我們一般也是屬於九〇年代出生，受日本動漫文化薰陶長大的一代，本人也承認自己醉心於アニメ，他的音樂中能見到、聽到日本元素，也不是一件太令人驚訝的事。不過從音樂史的角度查考，著實是饒有趣味的文化交流。日本在戰後大規模的西化，洋服、洋食漸漸侵入和服、和食的領土。洋樂的引入也改變了邦樂為主的日本音樂生態。電子音樂的引介對 J-POP 的誕生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例如，Dave Rodgers 幫安室奈美惠、V6 等重要歌手作曲，並與 Avex Trax 簽訂長達十年的契約。J-POP 因而有時也會被放入電子音樂的系譜中討論。而在動漫圈子裡，美少女遊戲界發展出萌えソング以及電波ソング類型的歌曲，明快的節奏搭上美少女（很多時候甚或是幼女）聲線的歌手（來自北海道札幌音樂集團 I've 的歌手 KOTOKO 應該可算是箇中翹楚了。從唱成人遊戲主題曲發跡，到成為能登板武道館的歌手，也真算是奇蹟），與西方九〇年代興起的 Happy Hardcore 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像是 Blümchen 的創作“Kleiner Satellit (Piep, Piep)”，誰能想像德國女人可以綁著雙馬尾用如此可愛的聲音呼喚衛星為她傳愛呢，呵）。確實，二十一世紀 Happy Hardcore 風格的曲子在 Youtube 上經常會搭上動漫風格的圖片。電子音樂從西方傳入日本音樂被轉化運用後，接著再由著迷日本文化的少年們傳回西方，開啟了新世紀的 *japonisme*。

“Flicker” 整首曲子基本上就是把「私はちょうど何が重要か見つけようとしている。」這一句日文唸白不斷的拆解、重組混音部分。MV 則是拍攝日本電車穿過各式各樣後製處理過的日本風光。在“Lionhearted”的 MV 裡也運用了類似的元素。穿著白 T-shirt 跟大衣的 Porter Robinson 領著一群日系美少女們把灰撲撲的城市一瞬間地變成五彩繽紛、電動玩具般的世界。當然 MV 本身有

很多地方想讓人ツッコミ。雖說是一群日系美少女，但其中只有那位抱著小狗布偶的少女，拿著手機當鏡子整理她染成螢光紫的頭髮，可以說是屬於貨真價實的日本次文化ファッション，其他看起來倒像是中國人及韓國人，甚且有位畫著日系粧的西方人混了進去（不過看在她不論是喫煙還是搽口紅時都有種現代波希米亞風情實在是好漂亮，也就姑且原諒下了）。我們從薩伊德 (Edward W. Said) 的《東方論》(Orientalism) 裡知道，對西方人來說不同的東方間其實存在著一定的互換性，也就不需要太苛刻，尤其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Porter Robinson 的企圖是再現日本。

2016 年 Porter Robinson 與來自法國的少年 DJ Madeon 發表了共同製作的歌曲“Shelter”，也宣布他們將舉行共同巡迴音樂會 Shelter Live Tour。我基本上是同時開始聽 Porter Robinson 跟 Madeon 的，聽聞合作的消息自然是非比尋常的興奮（差不多跟我喜歡的男團 You Me at Six 跟 All Time Low 一起巡演時一樣的興奮吧）。兩大新星的夢幻共演已經是噱頭十足，而 Porter Robinson 竟然與日本 A-1 Pictures 合作，製作了動畫來作為歌曲的 MV。根據官網說法，MV 的故事大綱是：「未來的シミュレーターの中で孤独に暮らす少女・凜（リン）は、毎日永遠の命が続く無限の美しいバーチャルリアリティーの世界で目を覚まし、タブレットを使ってシミュレーターを操作し、自分のための新世界を空想し創造しつづけている。しかし、現実世界の凜は実は昏睡状態にいて、その体は小さな宇宙船内のVRシミュレーター内に・・・」。雖然說加入了 VR 的元素，故事本身不能說是非常的創新：活在虛擬世界的少女，加上幾乎散發出亂倫氣息、愛女成癡的父親，可說是習以為常的內容。不過動畫的作畫精美，演出流暢，為女主角凜配音的聲優三澤紗千香表現也可圈可點，整體說來是提供了很棒的觀影體驗。以一介美國人能作出這種非常日系的作品（尤其特設的官方網站除了日英對照以外，日文還放在前面，原案・原作掛著大大的ポーター・ロビンソン，與一般日本動畫的官方網站幾乎是殊無二致的）也實在是相當不可思議，令人驚嘆。

跟台灣不大一樣，在日本定居工作的洋人幾乎人人都會說日語。我第一次到日本時，要下公車時忘了拿皮夾，便被一位西洋人「お財布、お財布」的喊著追了上來；在東京藝術大學教書的法國友人，自言自語時用的竟也是日文而非法文。他們是完全被同化的。在電車上女人就是畫著跟日本 OL 一樣的妝，男人就是穿著跟サラリーマン一樣的西裝。除非是觀光客，任何人到日本都是難以保留自身的面貌。即便如此，外人 (foreigner) 終究是外人 (outsider)，被日本人接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日工作多年的友人 S 總是感到非常寂寞，也終於在今年

返美了)。Porter Robinson 帶著滿心的愛披上了日本主義的華袍，而這條路他究竟能走得多遠、又是否能夠真正打入日本仍是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 活動側寫

Conference Reflection: Asian American  
Studies in East Asia / Yun-Ting Hsu

臺灣愛爾蘭研究學會年會 / 陳以恩

臺大外文所招生說明會 /  
徐韻婷、陳以恩

Yun-Ting Hsu

On April 28, 2017, the Asian American Studies in East Asia Conference was held at Academia Sinica, Taipei. In the limited space of this column, I would like to give an overview of this one-day conference.<sup>1</sup>

Ever since its inception in the 1960s, Asian American Studies has gained momentu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growth and expansion of the field has compelled its practitioners to rethink how far and how best this critical practice can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ing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One discussion topic was the premises upon which the field was built—what makes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 distinct area of study? What are its main concerns and issues? Are the scopes and methods of our scholarship pertinent to today's geopolitical and academic landscapes?

One intriguing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was given by Dr. Seiwoong Oh, whose defense of “me” studies underscores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s and complexities for those who contribute to the studies of minority groups.<sup>2</sup> In response to the critique of “me” studies (such as Joseph Heath's “The Problem of ‘me’ Studies”), in which “members of oppressed groups...study their own oppression,” Oh argues that “when we study subject areas close to our hearts, we are not only motivated and passionate, but also in a position to have ready access to data and material and to pick up subtle nuances during the research.” Also speaking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as a Shakespearean scholar who “converted” (his word) to Asian American studies to study what is relevant to his own identity and close to his heart, Oh believes that by following rigorous academic standards, “me” researchers are not necessarily “susceptible to biases, and generally bad at taking criticism from outsiders, many of whom may be afraid to speak up for fear of appearing to be unsympathetic racists or bigots.” In a way, Oh not only justifies his and other Asian Americanists' efforts in furthering the knowledge of Asian American culture and history, but also demystifies the idea that “cold, detached objectivity and impartiality” are supposed to be “the prime virtues of intellectual inquiry.”

---

<sup>1</sup> Due to the space limit, presentations from Rika Nakamura, Donna Tong, Chien-Ting Lin, Yu-yen Liu, and Ting-hui Hsiung are not included in my discussion. More event details are available here: <http://aasc-conference.nctu.edu.tw/program/>.

<sup>2</sup> Seiwoong Oh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Rider University. His conference paper is titled “Canonical versus ‘me’ Studies: A Shakespearean Moonlights as an Asian Americanist.”

It is not to say that “me” studies is the only significant inroad to do critical works in minority studies. Whether or not one has personal connection to the Asian American identities, what I observed at the conference was a constant questioning of the limitation of existing practices along the geographical,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nexuses. For example, Dr. Yingjian Guo<sup>3</sup> and Dr. Ruoqian Pu<sup>4</sup> both sought to shift the locus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away from the subsuming tradi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Dr. Guo emphasized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in world literature; Dr. Pu looked into how Chinese American and Chinese Canadian writers have transcended language barriers and how such deployment lent significance to Chinese and world literature. Dr. Eun-Gwi Chung<sup>5</sup> and Dr. Hsiu-chuan Lee<sup>6</sup> both shared their pedagogical experiences in Asia: Dr. Chung analyzed the discrepancy of the studies between Asian American poetry and other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genres in South Korea; Dr. Lee encouraged her students to think of Asian American issues from their Taiwanese experience and vice versa. The above-mentioned scholarship probes into ways in which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can offer new insights and gain vitality as it migrates out of America and travels to Asia or across the world.

Several other presentations also demonstrated the dynamics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when the constraints of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have been blurred and nationalist cultural assumptions challenged. Dr. So-Hee Lee’s analysis of *How I Became a North Korean* (2016) shedded light on Joseon-jok’s border-crossing predicaments and precarious lives in the Yanbi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延邊朝鮮族自治州).<sup>7</sup> Dr. Jade

---

<sup>3</sup> Yingjian Guo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is paper is titled “Translating the Other (Sel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hina.”

<sup>4</sup> Ruoqian Pu is a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a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Her presentation is titled “Border-Crossing: On the Trans-lingual Writ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sup>5</sup> Eun-Gwi Chu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t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in Seoul, South Korea. Her conference paper is titled “Theorizing Difference and Difficulty in Asian American Poetry Studies in South Korea.”

<sup>6</sup> Hsiu-chuan Lee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er paper is titled “Reconfiguring Asian American in a Taiwan Classroom: *Voices in the Cloud* and *Our Stories: Migration and Labor in Taiwan*.”

<sup>7</sup> So-Hee Lee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Hanyang Women’s University in Seoul, South Korea. This conference paper is titled “An Ode to Hope, Survival, and Freedom in *How I Become a North Korean*.”

Tsui-yu Lee adopted Judith Butler's notion of "precarity" in her study of *The Last Ship* (2015), a novel that features Chinese diaspora's migrant experience in Guyana.<sup>8</sup> Dr. Chung-jen Chen highlighted the identity crisis portrayed in *The Boat Rocker* (2016) and placed the novel in the context of close US-China relations,<sup>9</sup> while Dr. Cheyen Wu also teased out the anxiety of Taiwanese American identity depicted in Gene Luen Yang's graphic novel *American Born Chinese*.<sup>10</sup> Finally, Dr. Yuko Matsukawa introduced th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Kimono Wednesdays, a series of cultural events held at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in Boston where visitors were invited to try on kimonos in front of Claude Monet's painting *La Japonaise*.<sup>11</sup> Matsukawa placed Kimono Wednesdays and its subsequent protes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y of how the representations of Asian bodies and labor have been appropriated or erased in arts and popular culture.

By revisiting the challenges in current research and pedagogy, Asian American scholars question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which in turn keeps the discipline healthy and vital. As a conference participant and a graduate student, I am inspired by the intellectual exchange during the panels and afterward, and I wish to continue that kind of passion for criticism in my own academic endeavors.

---

<sup>8</sup> Jade Tsui-yu Le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English Department a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his conference paper is titled "Beyond Precarity and Trauma: Janice Lowe Shinebourne's *The Last Ship*."

<sup>9</sup> Chung-jen Che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 conference paper is titled "Mapping Transnationality and Flexible Citizenship in Ha Jin's *The Boat Rocker*."

<sup>10</sup> Cheyen Wu's conference paper is titled "Reading between the Panels: Body Politics and Visual Poetics in Gene Luen Yang's *American Born Chinese*."

<sup>11</sup> Yuko Matsukawa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eijo University in Tokyo, Japan. Her presentation is titled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and the Kimono Wednesdays Protests: Cross-dressing and the Erasure of Asian American Identity."



2017年4月15日

陳以恩

## 學會成立宗旨



「臺灣愛爾蘭研究學會」於2014年暑假開始籌備，預計結合臺灣公私立大專院校的愛爾蘭文學、文化學者，共同推廣在英語世界裡「國家雖小，大師很多」的愛爾蘭文學。愛爾蘭不僅出了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更有許多愛爾蘭作家的作品深深影響、甚至帶動世界各地的文潮與思潮。我們所熟知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如葉慈、貝克特、蕭伯納、希尼，都是來自這個島國，還有更多值得我們認識並獲國際獎項肯定的小說家、劇作家與電影導演。同樣身為島國，臺灣與愛爾蘭於政治與文化亦有許多相似之處。有鑑於此，我們成立「臺灣愛爾蘭研究學會」(Irish Studies Association Taiwan)，期盼不僅能加深國內學界對愛爾蘭文學與文化的研究，也讓更多人能了解愛爾蘭這個翡翠之島的歷史、文化與文學。



## 年會活動側記

今年的臺灣愛爾蘭研究學會年會於師大舉行，在理事長莊坤良教授致詞之後，播放了學會的活動回顧短片以及報告學會年度活動。接著，梁孫傑教授演講「喬伊斯的中國想像：《芬尼根守靈》」，梁教授現任於台灣師範大學英文系，專長領域包括喬伊斯、愛爾蘭文學、解構主義和動物性倫理，著有 2016 年出版的喬伊斯《芬尼根守靈：墜生夢始記》中譯版（第一卷：1-2 章）。梁教授在演講中提到，《芬尼根守靈》有不少關於孔子的描寫，包括出生、外貌、飲食習慣和學習態度等。藉由呈現《芬尼根守靈》中的孔子和一般所知的孔子之間的差別，一窺喬伊斯心目中古老中國之一隅。聽完梁教授的演講，大家一邊享用甜點及 Guinness 啤酒，一邊觀賞由台大戲劇系演出的《我用鋤頭殺了我老爹》。放映結束後，學會舉行投票，選出未來一年的理事及監事。此次年會也邀請到「懸戀陶笛音樂社」來演奏愛爾蘭音樂，演出相當精彩。表演結束後，學會宣布本屆理事、監事當選名單，年會來到尾聲。



## 活動展望

### 《都柏林人》讀書會

日期	講題	導讀者	地點/時間
6/10	泥土/Clay	梁孫傑 (台師大英語系)	台北書林書局 2:30-4:00PM
7/22	護花使者/ Two Gallants	辜炳達 (台大外文系)	台北書林書局 2:30-4:00PM

詳細活動資訊請參考：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IRSTW/?fref=ts>

2017年5月3日

徐韻婷、陳以恩



## I. 所上教師分享

- **吳雅鳳老師：**

今天我們一年一度舉辦的台大外文所招生說明會，今年已經是第四年了。我們會藉由今天的說明會，讓對文學研究有興趣的同學了解如何準備下半年的推甄以及明年初的入學考試。透過今天的活動，同學可以和在座的老師、學長姊交流資訊，也是一個機會讓大家聊聊為什麼要再花兩三年的時間來拿一個外文所的學位。

- **朱偉誠老師：**

很高興大家有興趣報名外文所，但希望大家在報名之前想清楚自己念研究所的動機，想想自己為什麼選擇這樣的專業。對於不是要走文學研究的同學而言，外文所看起來好像不是很「實用」的專業。但是，外文所培養的能力在業界還是很有用的，尤其是人文社會領域方面的工作，像是翻譯、出版社或文化相關的產業都是需要我們所上訓練的專業知識。研究所是人生職涯發展的重要階段，而外文所也不如大家想的「不實用」。

- **劉雅詩老師：**

未來的職場取向已經不是一種工作做到老，每種職業都需要一種以上的專業能力，所以不同能力的養成才是未來競爭力的關鍵。外文所的訓練就是培養同學在一堆資料、文本當中抓重點、梳理脈絡的能力。未來想到翻譯界工作的同學可能會問：「外文所和翻譯所有什麼不同呢？」外文所畢業的學長姐在（翻譯）業界往往獲得好評的關鍵就在於他/她們不只是精通字面上的翻譯，也清楚語言背後的文化現象，這就是外文所勝出的優勢。



- **黃山耘老師：**

雖然我們會強調讀外文所的「用處」，但其實每一個科系培養的專業都會回到「你想要如何發揮這個專業」的問題上。我們所上注重思考上的訓練，而清晰的思路在各個領域都是一個助力，讓同學能夠更容易發揮自己的能力。我認為外文所的訓練會讓你超越自己。

## II. 應屆研究生分享：一般入學考試、推甄入學

- **推甄入學**

推甄入學的學生提到他們大概在大三的時候就開始準備推甄入學，先接觸文學理論的課程，提升自己文本分析的能力。同時也修習可以寫小論文的課程，如英文作文三，從中嘗試學術寫作、發展問題意識，並找尋相關論文期刊、書籍來佐證自己的想法，幫助自己延伸思考。

### 1. 學習動機 (Statement of Purpose, SOP) :

這份 SOP 要以英文撰寫，字數限制為 1000 字內。學長姐分享他們在修習文學課程時，會漸漸對特定領域有興趣，進而想要更深入探討那個時代或理論的相關問題。通常在撰寫 SOP 之前，建議與教授們討論，釐清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計畫中的基本架構要有研究興趣、問題意識、解決方法、後續延伸等。

### 2. 作品 (Writing Sample) :

這份文學、文化相關課程的作品可繳交修課的期末報告，但建議與 SOP 的內容相關，可以請教教授的意見並修改內容。另外，要注意格式是否正確。

### 3. 筆試：

筆試為文本分析，歷年考古題放置在學系網站，以往多為分析小說的某一個段落，但近兩年將文本與圖像、音樂結合，希望看出考生跨媒體分析的能力。準備時，建議練習考古題，或是去圖書館找一些文學作品讀法、理論工具書來練習分析。

#### 4. 口試：

口試多按照考生繳交的資料（SOP、作品、修課成績單）提問，需要熟悉這些內容。

### ● 一般入學

#### 1. 筆試科目：英國文學史、美國文學史、英文作文

由於筆試科目涵蓋的範圍相當廣，英國文學史包含中世紀、16 世紀、17 與 18 世紀、浪漫時期、維多利亞及 20 世紀英國文學；美國文學史包含早期、19 世紀、20 世紀美國文學。系上的英美文學史總共含括 9 門課程，如果能在大學時期全部修完，當然在準備上比較齊全。學長姐建議把 Norton Anthology 的筆記、各個時代的背景介紹看熟，若是來不及讀完所有的文本，建議閱讀網路上的摘要和分析。可到圖書館查閱歷屆考古題。

#### 2. 學習動機 (Statement of Purpose, SOP)：

這份 SOP 要以英文撰寫，字數限制為 1000 字內。學長姐分享他們在修習文學課程時，會漸漸對特定領域有興趣，進而想要更深入探討那個時代或理論的相關問題。通常在撰寫 SOP 之前，建議與教授們討論，釐清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計畫中的基本架構要有研究興趣、問題意識、解決方法、後續延伸等。

#### 3. 作品 (Writing Sample)：

這份文學、文化相關課程的作品可繳交修課的期末報告，但建議與 SOP 的內容相關，可以請教教授的意見並修改內容。另外，要注意格式是否正確。

#### 4. 口試：

口試多按照考生繳交的資料（SOP、作品、修課成績單）提問，需要熟悉這些內容。

### III. 系友分享

#### 王芮思－現任臺大外文系專案計畫教師、臺大語文中心講師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台大外文系碩士班的就學經驗和就業前景。在研究所階段，同學有機會了解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文學和文學研究。學弟妹可以利用館藏和學校資源來探索自己有興趣的研究方向，也能透過研究生的訓練來了解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文學研究者的生活（包括寫作、研究、發表論文、和學者交流等）。這段時間和前輩（老師）的相處也像是一個微型社會，可以幫助你/妳學習在職場上如何和上司相處。

確立自己真的熱愛文學的同學可以在畢業後從事文化、教學，以及出版、編輯（數位典藏、出版中心、刊物編輯）相關的工作。就算是不想從事文學、文化領域的職業，台大外文所的文憑不僅是求職的利器（名聲佳、起薪高），這裡提供的訓練也是職場能派上用場的，包括語言及外文能力、口語簡報技巧以及抗壓性。除了語言和工作能力的養成之外，批判思考也能幫助你/妳透過後設分析、詮釋現況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些優勢都有助於未來的職涯發展，幾個可以參考的方向有：大專院校的行政助、企業秘書、政府公職（尤其是外交部和文化部）、國際行銷、博物館策展等等。

#### 江介維－現任臺大寫作教學中心、清大寫作中心、政大英文系兼任講師、台科大語言中心寫作諮詢講師



當年在面試寫作教學工作的時候，主任問我：「比起語言所、語言教學所的同儕，你有什麼優勢？」的確，外文所的訓練比較注重文字和思維，我在教學的部分可能比較沒有基礎。當時我的回答是：「以我對文字癡迷的程度，我更能夠傳達文字的渲染力。」三年後我拿到優良教師獎，也是實現了當初面試的承諾。

我認為「你能寫什麼，就是什麼樣的人」；思維豐富就能寫得更好。寫作的功夫需要花很多時間著墨、精進，念外文所

需要花大量的時間接觸文字（英美文學），也需要常常練習英文作文，這樣的基本功不是一蹴可及。我常鼓勵寫作課的學生去挖掘「對話」，尤其是寫文獻回顧的時候，不能光是整理過去的研究結果，更要找出文獻中彼此的對話和火花。我也在這裡期許各位學弟妹持續精進寫作，並且鍛鍊思維和對話的能力。

### 陳韋翰－現任 Taipei Times 記者、曾於台視擔任新聞編譯



外文所培養的專業主要是文學和文學理論，若是要在業界學以致用的話，可能是偏向出版社或藝文相關的工作，學弟妹可能要先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培養什麼樣的專業以及未來要從事什麼工作。在座要報考的學弟妹可能一心想進外文所，我今天也分享一下畢業後出去的道路是什麼樣子。我的同學之中有人從事老師、翻譯、學術工作，也有在一般企業就職、擔任公務員等等的，但是大部份還是以文化、藝術、出版相關的領域為主。

就我在英文報社工作的經驗而言，外文所訓練的語言能力和批判思考是很有幫助的。也許我的採訪技巧不會比新聞系畢業的同事好，但是寫作的組織架構就是我的強項。我在外文所的文學理論課學到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並且和自己辯論，兩三年的訓練下來，我更能掌握、理解一個文本或事件並且產出論點。我在寫新聞稿的時候，介紹脈絡、凸顯論點或癥點就不成問題。

新聞寫作和學術寫作的要求剛好相反。學術寫作可能是前因後果，而新聞寫作是倒金字塔型的模式，最重要的資訊要先寫，要先寫果、後寫因。但是，只要能了解文本或事件背後的主要論述就能更快寫上手。外文所訓練的邏輯和批判思考可能不是其他業界工作所需要的技術，但每個人最終還是要找到自己喜歡什麼，而不是光看學歷。系上有些老師也是唸了很多文學作品和理論，但是他們也參與社會運動。若沒有文學和理論的底蘊，他們的論述就不夠深厚。

張雅涵—現任大塊文化編輯、曾任萬象翻譯資源管理專員與商周出版外發譯者  
(文字分享)

- 在外文所獲得的實用技能：
  1. 習慣迅速閱讀大量英文文本。
  2. 理清文字架構，從散亂之中辨識出潛藏的邏輯。
  3. 產出結構清晰、條理分明的論述。
  4. 從大學時期便開始累積的：**A)** 對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B)** 使用英文聽說讀寫、應對進退。

- 實際應用：

1. 萬象翻譯的資源管理專員（目前已無此職位）

職責有點類似專案管理師，分攤了內部編輯與專案管理人員的部分工作。每日工作主要內容有：**A)** 檢查客戶來件內容，根據文件與譯者專長，為非外文專業科系的專案管理人員推薦合適譯者；**B)** 為專案安排翻譯後的審稿、校對流程；**C)** 協助處理客訴、與客戶溝通；**D)** 與譯者溝通翻譯品質。

由於有了平常讀文本的訓練，對於各種文件的文風需求也較為敏銳，收到案件時可以很快掌握該案重點、判斷文件特性與所需的譯者專長。雖然不是翻譯科班出身，但能迅速理解編輯點出的問題，搭配溝通協商能力，擔任不同組別的橋樑。

2. 出版社譯者

接到的書是一本文學選集，收錄了不同時期、國家裡與嗑藥有關的文學。雖然表面上只是文集，但裡頭選的作家、涉及的歷史背景，是讀過外文所的同學比較會接觸到的。這個案子由外文所畢業的譯者來承接，自然讓編輯比較放心。

3. 出版社編輯

編輯的書按語言分兩大類：翻譯書與自製書。翻譯書自然是從購買版權、挑選譯者到譯後校稿都很需要外語能力。外文所的訓練又讓我們讀外文書讀得比其他人快一些、輕鬆一些，也比較清楚外文書籍文字間的一些典故。有時候會遇到年代久遠的公版書，別人要花很多時間適應的行文風格，對我們來說並不會太難進入。（像我就剛好被分派到自己論文寫的 **John Ruskin**。）

就算是做自製書，外文所的訓練也讓我們比其他菜鳥編輯更好上手。一本

自製書須從與本土作者討論寫作大綱開始做起，需要為作者釐清主題、和作者討論架構，也要能適時給作者批判、建議，正好運用上我們在學術寫作中練成的能力。

另外，編輯有時會需要與國外作者、出版社溝通。當他們來台灣活動時要見見面、開開會，或者有時參加國外書展便順道拜訪。這時我們有了培養已久的外語聽說能力，能發揮的作用自然比較大，做起來也較為順手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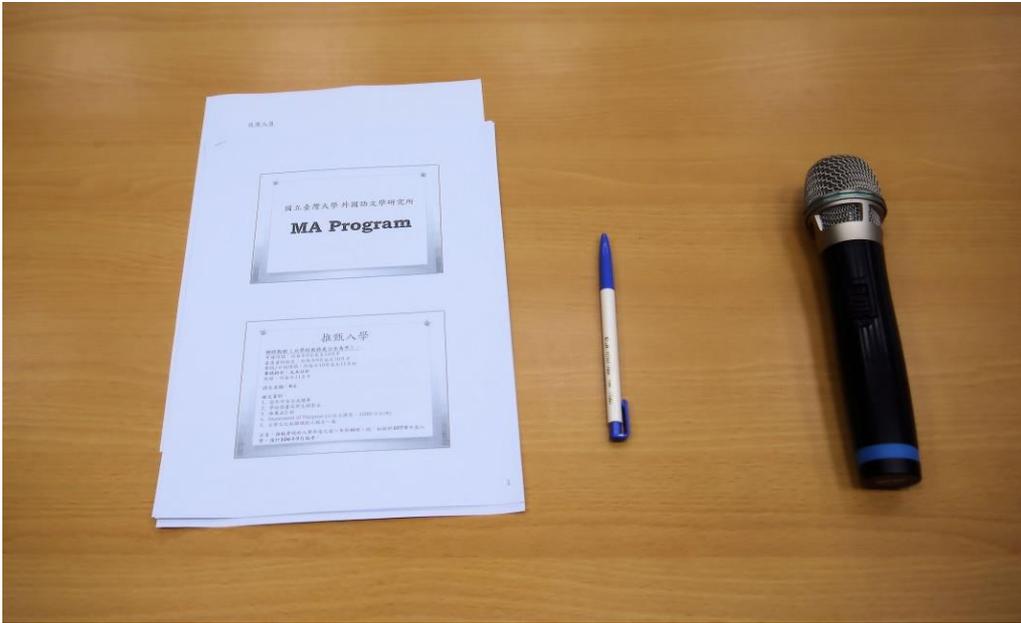
順便分享一則趣事：當初到大塊文化面試，拿到了兩份要回家做的翻譯作業。老闆說：「其中一份是十九世紀的英文，可能比較難。」沒想到一打開竟然是 John Ruskin 的 *Unto This Last*。我馬上表示我的碩論就是寫 Ruskin，後來就接著與當初負責的主編再談了一小時，到職之後就接手 *Unto This Last* 的譯本編務（我們翻作《給後來者言》）。我想我的碩論題目（意外地）對求職有點貢獻吧，哈哈。

- 一點小提醒：
  1. 如果學弟妹們有志於在國內從事與文學、文字、文化相關的事業，那請千萬記住：中文能力不能放水流。除了例常的英文讀寫之外，一定要留點時間給中文閱讀（不管你是讀書、看新聞還看漫畫），而且要常常寫中文，在讀與寫的過程中，需細細品味不同文字帶來的感覺。畢竟不管是要翻譯、要編輯，甚或簡單的與人溝通、書信往來，中文能力都是很重要的。
  2. 除了語文能力之外，若有機會參加課外活動（尤其是擔任活動、研討會籌備人員），或者接任課程助教、研究助理等等，應盡可能積極把握，從中練習如何與不同的人溝通，學習應對進退、籌畫活動/課程能力。當然，

這些出社會之後都有機會學，只是屆時每次表現都會影響職場上其他人給你的評價，不如早點讓自己適應一下。（其實我覺得這些都有點像是把我們從文學裡觀察到的東西拿來應用。）

碩士班入學方式請參考系網：

<http://www.forex.ntu.edu.tw/stu3/recruit.php?Sn=5&class=303>





# Project+

Let the voices spread,  
the ideas flow,  
and the good times roll!  
Subscribe here!

<http://epaper.ntu.edu.tw/?p=subscribe&id=1>

-----點此訂閱